

历史回眸

抗战时期舟山船员的一桩义举

□孙峰

抗战胜利前夕，舟山船员曾经有一段英勇杀敌抢夺日军汽油的义举。这一桩故事，发生在1945年的5月。

1945年7月3日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以《舟山船夫杀敌记》为题予以报道，并配有副标题“反抗敌人的拉差”“夺到了汽油七千加仑”。《新华日报》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。这条新闻，源自“中央社云和六月二十二日电”，抗战时期的云和县，曾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。

话说1945年春，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，美军飞机、潜艇在东海一带经常出没，对日军的运输船队实施打击，日军损失惨重。随后，日军掳掠我沿海船户和渔民的帆船，在苏浙闽沿海开展军需运输，以避免被美军攻击。我沿海渔民、船民生计本来就困难，再遭欺凌，积蓄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。

舟山岛内有船户高文都，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其弟文□（此字有些不清，疑似“郡”字），18岁，兄弟俩都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，平时也以跑船运输为业。当年4月，高姓兄弟装载一船木炭到上海，正打算返航驶回浙江。在黄浦江，他们的船被日军扣留了。日军强迫他们和一个姓萧的船户一同装载汽油到福建。日军头目新

福三郎派遣军曹率兵9名押运，轮流巡哨监视船上伙计。

5月10日，船抵沈家门。因遭遇暴风，在渔港停留很久。高姓兄弟看到船上所装汽油是敌人的重要军用品，一旦运到日军手里，日军获得补给，又是侵害中国人民的危险品！如果能够把汽油夺回来，献给政府，有利抗战民众。

于是，高姓兄弟找到这位叫萧吉的船户，晓以大义，希望一起动手，在海上干掉这一批日寇。

萧吉也认为杀敌是国民应有的义务，万分赞同。经过商量，考虑到全船伙计的身家性命，应该周密行事，决定等风顺出航，船舶靠近“自由区”（抗战时期相对于“沦陷区”的区域）边境时才举事，双方约定吹哨为号。为了打消敌人的疑心，并犒劳船上伙计们，萧吉和高姓兄弟沽酒买菜，热热闹闹，吃个痛快，如此祥和的气氛，船上日军的警惕性消除了。

5月21日，正好是顺风，两船同时起航南下，急向象山港行进。当晚到达一个叫“狮子口”的地方停泊。晚饭后，日本兵都睡觉了，只有一个敌人在高家兄弟船上的舱外执勤巡视。高家兄弟看到时机已到，首先动手，黑暗中趁敌哨兵不备，奋起夺掉他的枪，一把将

敌人推入海中。一面吹哨为号，两船船夫共15人，各持刀斧，蜂拥冲入船舱，向敌人乱砍，敌人的枪在他们入睡后都被船夫预先藏起来了。敌人只能徒手抵抗。

高姓兄弟的船上，搏斗激烈。日寇军曹力强体健，双方决斗多时，相持不下，情势严峻。高文郡眼疾手快，用敌人的刺刀猛刺，终于将敌人击毙。

在萧吉船上的搏斗中，2名日寇被推入海中，3名就擒。两艘船上，总共10名敌寇，消灭了5个，俘获了5个，两船船夫无一死伤。

制服敌寇之后，夜色下两船扬帆急驶，连夜将船开到宁海县境，分报乡署和驻军机关，将俘虏5名和枪支解送某地。此次舟山船民的抗敌义举，缴获汽油计大小桶200桶。高、萧两船船民热心爱国，冒险杀敌，政府各奖励8万元。

抗战时期，这一起舟山船员的抗敌义举，反映了东海儿女的民族大义，他们胆大心细，有勇有谋，在海上智擒敌寇，获得胜利，谱写了舟山航海史上的光荣篇章。唯一遗憾的是，《新华日报》报道中，未提及舟山高姓兄弟是哪一座岛上的船家，也不知其家族所在，未来值得继续寻找史迹，了解相关细节，宣传弘扬好舟山船员的这一爱国抗战义举。

朝花夕拾

部队操场看露天电影

□天海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乡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匮乏，那时看露天电影，就成了孩子们的一大乐趣，当然大人们也不例外，同样也是一种文化享受，一道精神大餐。

小的时候，经常去部队大操场看露天电影。那个时候，六横岛驻军，团部设在蛟头坦岙村，离我们家不远，步行10分钟就可到达团部的大操场了。团部的大操场，一个星期放一次电影，有时候两次。周围的群众知道部队大操场有电影了，赶快放下手中的活，或赶紧吃晚饭，急急匆匆地赶往电影场。

我的父母亲为了不影响干农活，很少看电影，他们要干完活才能回家吃晚饭，我是个孩子不敢提早吃饭的。有时候为了看电影，我干脆不吃晚饭就赶往电影场，等看完电影，回家后背着父母亲偷偷吃晚饭，有时干脆饿着肚子睡觉了。

那时候看电影时，老百姓会自觉地让出中间一大块空地给解放军，碰上了老百姓特别喜欢看的电影片子，部队首长叫放映员连夜再放一次给老百姓看。有时下雨天，只好在礼堂内放给解放军看，老百姓看不了，到了第二天，天气好了，在大操场专门给老百姓补放一次，消息一旦传开，路途遥远的龙山、五星、双塘乡村的老百姓也会翻山越岭地赶过来看，真是军爱民，民拥军，军民一家亲啊。

当放映机开始转动时，喧闹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寂静了，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银幕。那时候放的电影以战斗片和侦破片居多，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地道战》《上甘岭》《古刹钟声》《神秘的旅伴》《南征北战》《白毛女》……小伙伴们的心情随着子弹的呼啸声、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，忽而深重紧张，忽而轻松欢乐。

看露天电影，最怕老天爷的捉弄。有一回，电影正放到精彩处，突然，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”的雷声，一声紧挨着一声，接着，哗啦啦地地下了瓢泼大雨。大伙儿慌乱起来了，呼儿唤娘乱成了一锅粥。我拼命地奔跑着，赶到家里，浑身湿淋淋的成了落汤鸡。

第二天晚上，部队会专门放一场给老百姓看。那时我心里念着：“解放军叔叔真好。”

看露天电影，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可笑的故事。记得一次放《白毛女》，大坏蛋黄世仁欺压穷苦百姓，逼得喜儿走投无路，躲进深山老林，成了“白毛女”。看电影的几个小孩子恨死了黄世仁，当银幕上再次出现黄世仁时，他们把小石子狠狠地扔向了黄世仁，却遭到了大人们一阵骂声。那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很疑惑：电影是怎么搞出来的？活灵活现的人是怎样进入银幕的？

时光荏苒，如今露天电影，已成了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，童年回忆中特有的一段经历了。

史事拾零

定海马岙郑氏与镇海郑氏十七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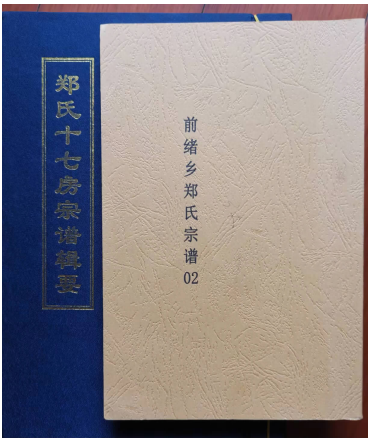
□王伟祥 文/摄

定海马岙三江社区，生活有郑氏一族。因靠近三江港口，史称三江郑氏。据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称，郑氏系清康熙年间从镇海蟹浦迁来。这蟹浦现称澥浦镇。

历史上，镇海蟹浦的郑氏，是宁波赫赫有名的“镇邑望族”，是近代宁波帮中的重要商帮。南宋末期，郑氏祖先靖侯公，迁居甬上前绪乡（今镇海澥浦），时称蛟川前绪乡郑氏，各房开枝散叶，在清嘉庆道光时期成为宁波的名门望族。其中十七房，房居祠堂之旁，为全族最兴旺一脉，成为澥浦郑氏宗族的代称。因此，镇海郑氏十七房闻名遐迩。

据乾隆年间澥浦郑氏宗谱载，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（1573~1620），澥浦郑氏五世式行，带塘路沿西房的族人，迁徙定海马岙的楼门。式行迁始祖生有二子，即郑绍康、郑绍贤。兄弟俩就跟着父亲在马岙筭路蓝缕，开天辟地，创立家园，繁衍生息。其中，绍康生文仁、文义、文智、文信和文廉五子。文智无嗣，文义出继给绍贤为嗣。这样形成了历史上三江郑氏早期的四大房。

清朝重开海禁，在清康熙后期（1688~1722），澥浦庙基头房



的郑淳，携妻带家，迁徙马岙三江。其间，郑氏各房的族人，陆续迁入定海的灞桥，岱山的东沙、北峰、高亭、长涂等以及嵎泗的洋山和黄龙。乾隆年间（1736~1795），郑氏十七房的后裔，在定海三江形成一大家族。传至八世时，修谱者将这群迁居舟山三江的族人，另立为郑氏十七房三港派。主要有四房，八世怀璧大房，生独子日瑞。八世怀龙二房，生日荣和日新二子。八世怀玉三房，生独子国文。八世怀元四房，生独子日章。其中，怀玉的孙子之义和曾孙允槐均成为邑痒生。传之十二世惠

字辈时，三江郑氏已传承八代。郑氏在三江已聚族成村，成为马岙的一大族。据光绪年间三修的《前绪乡郑氏宗谱》记，郑氏族人前后徙居舟山不下二三百家，其始徙者则自庙基头政九四公之子。至1920年重修谱时，三江的郑氏后裔有百余户，数百人，以路基头西房派后裔为主。该谱具体列出“西房三江派世系图”。

族人以村居西北向的髻柯山为坟山，族人作古后，墓葬此山。数百年来，郑氏与马岙各姓氏百姓，共同修筑了三江浦、三江碶、小塘等水利设施，捍潮蓄淡，围塘造田，终使马岙成为一个田平土肥，物产丰富的家园。

郑氏自五世（式行）从澥浦迁入，至今大概已传十九世（毓行），传承十四代。后裔主要散居在马岙的光一，光二和山潭等村。

清末民初，还有马岙郑氏的一些族人外迁大陆。如十六世（芳行）郑芳康迁居嘉兴。十七世（钟行）郑钟贵，迁居湖州。改革开放后，许多郑氏族人因创业经商迁往定海、普陀等城区。有些因求学就业，走向宁波、杭州、北京等国内大城市。如今，马岙仍留有郑氏旧居村落，地名郑村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182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